

火车票涨价为何会“空穴来风”

【今日视点】

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表示,有关铁道部酝酿在火车票中加收铁路建设费,火车票将要涨价的消息纯属空穴来风,铁道部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议题,更谈不上正在酝酿这样的方案。

(《人民网》11月5日)

《中国经营报》这篇被铁道部发言人斥之为“毫无根据”和“不负责任”的报道是这样说的,“近日记者获悉,今后火车票价有可能效仿民航的机场建设费概念,在票价中引入‘铁路建设基金’。目前,国家发改委正在就此事进

行市场调研。”

的确,记者并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,但也没有提到铁道部。报道陈述的事实是,“国家发改委正在就此事进行市场调研”。这个调研是否也属“空穴来风”?发改委还没出来辟谣,我不知道。但铁道部这次无疑是在代人受过了,王勇平还义正严辞地说,“铁路票价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,票价调整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。”如果我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,我一定问这位发言人:“请问,每次春运期间铁路票价的调整有没有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?火车站票坐一个价有没有严

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?火车晚点基本不赔偿而旅客退票却要负担退票费,有没有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?”

如果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,经过专门培训的发言人也会用熟练的外交辞令来搪塞,比如“你的问题与今天的主题无关”。呵呵,你能奈我何?客运“铁路建设费”还未开征,网上的质疑乃至谩骂之声就已风起云涌。铁道部一定郁闷死了,且模拟一下一些当事官员的委屈之语,“他民航收得机场建设费,我铁路就收不得铁路建设费?”

此间恰有报道称,“从1992年起征收至今的机场建

设费,总额已超过300亿元。11月3日记者从民航总局获悉,由于我国现阶段机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很大,机场建设费近期不会取消。”(11月4日《北京晨报》)不知道这“机场建设费”有没有“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?”民航总局是不是也应该向铁老大学习,搞个发布会说明一下。如果仅仅因为“资金缺口很大”,收取“机场建设费”就理所当然,那么莫说“铁路建设费”,就是我们去酒店用餐,人家加收个“餐厅建设费”不也是一样理所应当么?

(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)

【公民发言】

学学泰国人可爱的“傻气”

泰国教育部副部长提到,政府已制定计划,到2008年将泰国青少年的平均智商提高到100。由此可见,泰国好像是有点“傻气”。

(11月5日《环球时报》)

其实在具体生活中,泰国人也做了一些“傻事”:在商场里,可以看到满是虫眼的蔬菜,但还是有人买;泰国人爱车出名,行车时大家乖乖地排队;泰国人对老外“纵容”,警察甚至给外国人带路去缴罚款……凡此种种,在聪明的中国人看来,确实很“傻”。

泰国人“傻”吗?如果说他们傻,那么无疑验证了一句中国古话:傻人是福。下面就是例证:他们的食物卖相虽然没那么好,但他们不会用化学物品来替食物美容,吃起来让人放心;虽然也堵车,但绝不会有行人抢行,更不会为抢路打架;每年都有上千万游客蜂拥而至,给这个基本无工业的国家带来了滚滚财源。我们从泰国人身上看到,人有点“傻气”其实也很可爱。这种“傻气”其实是讲原则、讲诚信、讲秩序。而我们呢,经常把聪明用错了地方:有人给食物喷高毒农药,甚至用化学手段给食物“美容”;在需要我们排队的时候,经常有人插队。人人插队,到最后一个都快不了;很多商家利用一切机会掏消费者的腰包,最后却吓跑了消费者……很多时候,我们就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。

我们应该学点泰国人的“傻气”。一个“傻气”的人,往往更富有人格魅力,往往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赖;一个“傻气”的商家,往往失小得大,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欢心;一个“傻气”的厂家,往往产品更过硬,更容易赢得市场的认可。

(毛建国 江苏 职员)



“包机扶贫”算个什么事?

【漫话天下】

□ 吴向阳 / 文 刘道伟 / 图

400多人集体包机前往贵州扶贫,这样的“壮举”来自深圳市北师大南山附中的初二学生。据了解,每名学生乘飞机往返的费用高达2000元。

(11月5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扶贫不是摆阔,也不能

承载高成本之重。花花哨哨的扶贫虽然看起来光鲜华丽,但也如慢性毒药一般,腐蚀着扶贫的肌体,玷污着扶贫的内涵。像这次包机扶贫,光路费就花了80万。如果真想扶贫,就应该寻找一种节俭的方式,那样既能达到教育孩子的目的,还能让扶贫的善意得到张扬。低成本应该是扶贫的第一美德,高成

本的扶贫,无论它多么高雅,理由多么冠冕堂皇,也必然遭到人们的诟病。而低成本的扶贫,无论它多么简单扼要,都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赏。希望正在或准备去扶贫的人们,能够为扶贫节约点成本,让善款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张扬,也希望那些轰轰烈烈的扶贫秀别再搅动人们脆弱的神经了。

卸下店小二头上的“清华光环”

【热点纵论】

清华“失踪”学子谭金平有了最新消息——他在河南漯河市一家小餐馆内打工时被找到了。近日谭金平将与家人一起前往北京,与校方商议其学业事宜。

(11月5日《新京报》)

谭金平曾为湖北江陵县高考状元,后考入清华大学,他无疑是人们眼中的天子骄子。但在今年5月20日,他留下一封书信后出走,称自己“对读书没有兴趣”。那么,该如何审视这起清华学子化身“店小二”事件呢?在我看来,谭金平的身份转变,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

假面化生活的一个蓝本。而揭开这层假面纱,中国所谓精英教育领域光鲜的外衣里面,流淌着的就是一条杂垢遍布、异味衍生的斑驳河流。

清华占有着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资源,这样的教育资源过度垄断的一个直接后果,就是长久以来各种美妙崇高的公共话语,都在对清华这样的名校进行包装,也造成大众对清华名校的过度崇拜与迷信。这其中就包括对清华学子的现实生活与未来预期。这样的想象,都是与美好、辉煌这样的词语紧紧捆绑在一起的。问题是,这样的想象只是精英制造出来的幻象——在今天,“清华学子”并非就等同于社

会通行证。清华学子的精英生活,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假面生活。谭金平的失踪,无疑就是对假面生活的一种消极逃避。他之所以表达“对读书没有兴趣”,既有对高等教育体制与模式的否认,也是对未来预期的不乐观。于是,他情愿呆在远离高校与家乡的一家小餐馆内打工,也不愿生活在精英教育的面具下。

谭金平的“失踪”本身就是极大的悲哀。而现在,谭金平正面临回归清华还是留在社会上继续工作的选择。我想说的是,不论他的哪一种选择,从某种意义上说,都将制造出悲哀之上的另外一种悲哀。

(单士兵 江苏 职员)

国展中心本月下旬召开食品博览会

11月29日—12月4日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“第六届中国食品博览会暨采购交易会”。这是一个为欲进入华东地区的食品企业和欲在华东地区寻觅新产品、新项目的代理经销商和专业买家搭建的面对面交流的贸易平台,这是一种低成本、高效率的营销方式:通过展会,可以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市场调查,得到第一手反馈信息;可以通过现场演示和宣传,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,并吸收来很多潜在客户;还可以现场了解竞争对手的产品、价格,以及市场营销战略等方面的信息。

这种与客户互动的交流形式只有通过展会才能实现,所以,参加展览会已成为众多企业越来越青睐的一种投入少、见效高的现代营销手段。期待您的参与,欢迎致电025-85439928。

致辉煌太阳能热水器用户的公告

尊敬的辉煌太阳能热水器用户:

首先感谢您使用中国名牌、国家免检产品辉煌太阳能热水器。我公司因南京地区业务调整,原售后服务电话025-83322079、025-83329097自今日起停止使用,如您有售后服务问题,请致电我公司现指定的南京地区售后服务电话025-51696158,025-58889728或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8280066,8008280066。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如您仍致电原售后服务电话而造成损失我公司概不承担。

特此公告。

讲真话 办实事 树正气



张伟说新闻

婚车遮牌理应处罚!

“心心相印”、“百年好合”、“永结同心”……这是什么?婚车的车牌。车牌咋成这样了?不是,这些都是后贴上去的字条。真正的车牌号,被这些字条盖得严严实实。

好好的车牌,为啥要盖住呢?无从考证,这股风气是从什么地方兴起的,反正流行得一塌糊涂,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如此遮挡车牌的现象。南京呢,当然也不例外。

例外的是,交警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处罚了。一般情况下,人家大喜之日,即使婚车遮挡了车牌,交警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会轻易“坏”了人家的好

事,煞是喜庆的风景。那么,究竟是哪里的交警这么较真,这么“扫兴”啊?告诉你吧,西安的。11月3日上午,一对新婚夫妇的婚庆车队因为用祝福语遮挡车牌,被执勤交警罚款400元。

交警这样做,很多人想不通,觉得交警有点过分。但我认为得体谅一下交警。很多婚车遮牌主要是因为公车私用,逃避监督,还有的人嫌车牌数字“不吉利”,还有的则是为了闯红灯、交通违法免受处罚。如果交警手下留情,就是执法不严,出了事,谁负责?法律大于人情,对少数违法现象讲人情,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藐视和侵犯!

一人被偷众人受过?

南京市市民傅女士这两天火大了。咋的了?原来,前天她在公交车上发现钱包被偷了,赶紧要求公交车司机紧关车门,坚决不能放跑小偷,然后报了警。民警来了,查了半天也没抓着小偷。在车上无端被关了40分钟,一些乘客耐不住性子了,从车窗里跳了出去。傅女士十二分地生气:警察怎能让人放跑了呢?

可是,我想反问的是,不放乘客走,难道就一直把

乘客关在车里?那干脆把公交车改成“临时拘留所”得了。如警察所说,傅女士既不能确定是在公交车上被偷,又不能提供嫌疑人对象,警察能耐再大,又能如何?比如,你在电影院发现钱包被偷了,总不能把所有观众都关起来吧?你在体育馆看球赛,钱包被偷了,总不能把好几万人都定成犯罪嫌疑人吧?再说,你总不能让民警挨个搜身吧?那可是违法的!

孟广美,你不必道歉

【异论锋生】

言以蔽之,阿Q心理在作祟。阿Q头上确实有几处癞疮疤,但他就是忌讳别人说“癞”及近于“癞”的音,到后来,连“光”、“亮”、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一旦有人犯讳了,“阿Q便全脸通红的发起怒来,估量了对手,口讷的他便骂,气力小的他便打……”这一幕和现实多么相似,“阿Q”们自以为被丑化了,又因为对手是手无寸铁的艺人,便纷纷大胆骂将起来。

数月前,《碟中谍3》没有如期放映,因为影片中的个别画面“到处都是晾衣竹竿”的镜头,被有关方面认为“有损上海形象”。对此,有学者感慨:“听不进或看不得一点点负面的东西,这大概是某些国人的习惯。长此以往,难免会患上神经衰弱,降低免疫力。”其实那些盲目声讨孟广美的人,何尝不是如此。

(石城客 江苏 职员)

本版言论
除评论员文章外
均不代表本报观点